



拿什么
雕刻
时光

Na Shenme
Diaoke
Shiguang

罗毅\著

每个人 都有着独特的生活轨迹
精彩 平淡 不一而足 也因各自视角不同而定义不同
有人选择沉默面对 有人选择将所见所闻所感都付诸笔端
百余篇文章 为您呈现一位转业军人的家国情怀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拿什么

雕刻

Na Shenme

Diaoke

Shiguang

时光

罗毅\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什么雕刻时光/罗毅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90-2178-8

I. 拿… II. ①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7701号

拿什么雕刻时光

著 者: 罗 毅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金 文

复审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王洪强

封面设计: 凤凰树文化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3(咨询) 85923000(编务) 85923020(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总编室) 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49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178-8

定 价: 42.00元

说说这本书

我是本书作者。在下先给您打躬作揖！为避免耽误您宝贵的阅读时间，咱们直奔主题。如果您，喜欢快餐式小散文、小随笔，或者说，有那么一些文艺范儿，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那么，您可以翻一翻这本小集子。

集子收录102篇拙作，类属散文随笔，分三个部分。一是“人间真情”，有46篇文章，侧重于亲情、乡情、友情、师生情、战友情，等等，以及作者对天地间底层物与事的认知、感喟，着眼“真情实感，有感而发”的散文观叙事，怎一个情字难了？这是贯穿整个集子的情感纽带；二是“四方行走”。包括35篇游记，涉及天南海北，于诗意的行走中思考、设问，问天问地问自己，或许在某一个观点上，会与您产生思想上的碰撞与共鸣；三是“偶有所思”。有21篇稿子，收录了在下于平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和少部分读书心得。

结集初，颇为书名伤神。思来想去，最终还是用了集子中的一篇题目——《拿什么雕刻时光》，是追问，更是反诘。作为人世间的匆匆过客，为什么写作？凭什么写作？我们留下什么给后人？又能够留下什么给后人？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或者说是一道无解的方程。就让我们一起，借助汉语的无穷魅力，发出天问，细处着眼，带着思考，前行。

写作不易，结集更不易。自然要感恩！感谢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良师益友，感谢文朋诗友，感谢先前编发过这些文稿的编辑，同时要致谢我加入的作家协会和散文学会，特别感谢重庆市江北区文联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滴水之恩，我当刻骨铭心地珍视，并在今后的生活中涌泉相报。

重庆文化名人黄济人先生讲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在一次“中国作代会”上，他见到有人请杨绛为其新书写序，被杨绛婉拒。杨先生说：“序言最好是自己写，要写出你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爆发点在哪里。而书出版以后，评论是别人来写。”在黄济人先生看来，这句话，应该是作家们行文行事的一个准则、一个标杆。在下深以为然。忝列作家队伍，再一次结集，就认真地领会了这个故事的精神，也就不敢再恭请名家大师写序。来一个自说自话，自言自语，算是自序吧。

再次鞠躬！

罗毅

2016年秋于重庆

目 录

人间真情 / 001

父亲的书屋	003
母亲的心愿	007
留一半情愫给故乡	010
初恋的北湖	013
臧教员	016
月是故乡明	019
五彩丝线缚与谁	021
缘起那封表扬信	023
永远有多远	025
一次逼出来的转学	028
港人冯高经	030
皓月与繁星	032
不老钟	034
莫言的“作文”	037
听 歌	039
想在乡间有座房	041
风雨晚报情	043
别了，嘉陵索道	045

没有送出去的军装	047
那一盆香辣小面	049
金陵才俊 文如其人	052
战友，请举起这杯酒	054
红军邮	057
看见你们格外亲	060
祖祖爱吃老旱烟	062
喊一声排长心窝暖	064
古镇手艺人	067
汉家姑娘	070
春运窘事	074
邻居王大娘	076
宣 誓	079
香 熏	081
《珠玉集》带来的缘分	083
港铁图	085
洋 钉	087
山村夜话	089
爆米花儿	091
牵 手	093
希望你像他一样	095
乘着音乐的翅膀	097
老电影	100
站地铁的老程	102
回家过年，真美	104
如歌金融 激情燃烧	106
重返 2003	108
责任·使命·信念	111

四方行走 / 115

风雨牛车水	117
拿什么雕刻时光	119
台北印象	122
徒步神龙峡的多个理由	124
花开富贵	126
寻访地坛	128
重回黄桷坪	130
恋上“微旅游”	133
青青士兵草	135
寻访马鞍场	137
神秘的金银滩大草原	139
回望三角坝	141
走马重庆生态大观园	144
江边有座庵	146
换 乘	148
家在两江	150
遍地外景	153
永 新	155
散步在蛇口的雨夜	158
不老的磨西	160
秋老虎与青松岭	162
沧桑云联塔	164
土楼礼赞	167
约会青海湖	169
在烽烟点燃的地方	171

千里江陵一日还	173
游园散记	175
迷路鸳鸯	178
路孔场沉思	181
相会在第二故乡	184
好一座风吹岭	186
拜谒青杠坡	189
就这样记住你的芳名	192
精致的公园	194
仰望南门湾	197

偶有所思 / 201

慢点儿何妨	203
穿 花	205
过路电话	208
何处酣眠	210
一场游戏	213
就怕万一	215
穿皮鞋可是个问题	217
当心土雷	220
偶 遇	222
吃点补药算什么	225
高跟鞋与狗	228
想到了起绰号	232
打门锤与敲门砖	234
麻 将	237
天花板上安隔音	239

与蜂共舞	241
杀猪	244
你会不会当叛徒?	246
炎夏读《红岩》	248
颜值的重量	250
莫名的虚空与彻骨的悲凉	253

人

间真情

Renjian Zhenqing

父亲的书屋

与砖头瓦块水泥灰刀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我的父亲，在1990年那个闷热难耐的夏天，突然患了脑溢血。从镇卫生院抢救室生死搏击一场回来，元气大伤，体力活儿就再也捡拾不起，无奈，只得从单位办了病退。

“病退”是个好听的名词，其实就是从此再也用不着到工地去上班下班日晒雨淋。那个时候，父亲所在的镇建筑公司，景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计划经济的僵硬外壳被几个脑壳活泛且有些门路的壮劳力戳破，各自拉扯起一帮人马，开始了时髦的承包经营。这伙人高兴了缴来的管理费，刚好养活公司里的几个头头脑脑。那个存续了将近40年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离散伙关张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父亲是公司的老职工，看着这个日落西山的垮杆企业，没容头头脑脑们动员游说，就主动把自己列入了老弱病残类，提出走人。一夜之间，50刚出头的父亲，就没有了一分钱的收入来源，生活费、医药费从此没有了着落。父亲回家的时候，正值深秋。家门前的两棵粗壮的泡桐树，正在落叶。不知从哪里飘来的一只断了线的破风筝，悄无声息地挂在屋檐下。父亲望着风中飘零的破风筝，沉默，半天没说一句话。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了门。不到半个月，父亲的书屋就在镇上开了张。父亲写信告诉在部队当兵的我，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身为儿子，忠孝不能两全，真的是愧对了病中的父亲。那时，我提干不到两年，且刚成家，即便把所有的工资津贴交给父亲，又何尝不是杯水车薪呢？我的坚强的父亲，不管是当面还是在来来往往的书信中，从来不提一个钱字。第二

个反应是高兴。祸福相倚，这下可是遂了父亲多年的心愿。泥瓦匠开书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然在父亲的手中实现了。换了他的任何一位工友，难说。

仅有高小学历的父亲，嗜书如命。曾经偶尔一次听他愉快地说起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一所民国小学的校长，父亲还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生。谁知到了我父亲这辈儿，家道中落，迫不得已做了泥瓦匠——言语中流露出多少无可奈何，言语中满含着对读书事文化人的羡慕。又听街坊邻居老辈子们说，父亲十来岁的时候，家遭一把“天火”，殷实的家产被烧得精光，仅从火海中抢出一张断了腿脚的方木桌。为生计，为糊口，父亲不得不含泪中断了学业，跟人学了泥瓦匠手艺，提着灰桶入了镇上刚刚组建的建筑修缮队。从此风里来雨里去，长年累月在外爬脚手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打工仔，辛苦地养活全家人。

很少回家来的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印象，是近似木讷，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叙说他小时候经受的苦难，更不用说家里老辈子们曾经发生的故事。于是我们仨兄弟，对自己的“家史”，皆语焉不详，稀里糊涂，一星半点儿见闻，多半来自道听途说。唯一让我们眼见为实的，是父亲沉默寡言。只要有空闲，干粗活拾条石下力气的工友们就会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吹牛皮，父亲却是寻一僻静处，静静地看书写字。他的京剧、汉剧唱得蛮好，高兴了，大段大段的样板戏自他口中唱出，常常会吸引一大群人围观。他的床铺也比其他师傅们收拾得干净，随时都能在床角找到一两本小说、诗歌和他手抄的零星文字来。我小时候读过的长诗《阿诗玛》，就是从他的枕头底下翻出来的。后来有一天，我不知从何处找出一本泛黄的手写体歌剧剧本《九岭岗》，一看署名，竟是父亲的大名。追问来家里玩耍的叔伯，才知父亲在他年青时候，不仅创作了这部歌颂黄杰同志（徐向前元帅夫人、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歌剧，还亲自出演了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呵呵，原来我的父亲，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泥水匠，而是一个对命运心有不甘的文艺青年呢。

书屋搭得勉强，其实就是一个用废旧橡角檩子夹板作墙、几块石棉瓦当盖的书棚子。棚子制作完毕，父亲找到镇文化站的胡文泉站长，开门见

山地说了自己开书屋的想法。胡站长知道父亲的嗜好，暗地里也把父亲当作镇上的“文化人”对待，二话不说就开了绿灯，准许书屋摆在镇电影院门前临街面的空地上，还说电影院是大众文化场所，人多，对经营书屋有好处。父亲千恩万谢，悄悄递给胡站长一盒纸烟。胡站长笑着推让一番，接了，说，罗师傅开书屋，是我们镇里的新鲜事！谁说咱泥瓦匠大老粗就只能干粗活？我文化站今年的年终总结，有写的，很好。

书屋开张那天，父亲写了白底红字的“艺苑书屋”，找人裱成匾额，端端正正挂在书棚子门楣上。书屋大门，是废旧利用——两扇工地上废弃的拉闸门，经父亲敲敲打打，重新派上了用场。屋内，进门一米处摆一透明玻璃平柜，柜内放杂志和一些连环画。玻璃柜后，置三把木椅，既是父亲的工作椅，也可让来书屋看书的读者小坐歇息。山墙根处，并排置两大木柜，父亲积攒多年的藏书全部在柜子里，加起来也有个五六百本吧。为方便借阅，父亲把藏书分门别类，一一编号，按照书的品相列出出租价目表，悬挂在书屋显眼位置。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型图书馆，就这样破天荒地出现在这个千年小镇，吸引了十里八乡的嗜书人前来凑热闹。开张三日，藏书竟借出大半。比较可观的业绩，喜得父亲合不拢嘴，高兴得胡站长隔三差五跑来书屋指导指导。人说，罗师傅到底是个文化人，有板眼，搞得蛮好。

从此，父亲如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专心侍弄他的书屋。除了早中晚三餐饭回家吃外，成天价待在书棚子里，出租书籍，收取租金，退还押金，整理账目。没有“生意”时，父亲会戴上老花镜看书读报，或者，笑容可掬地与来书屋闲坐的人说古论今，交流心得，再不，让人操琴，咿咿呀呀唱上一段《凤还巢》。街道对面的知青商场店员，一致认为罗师傅自开书屋以来，哪里还像生过大病的人？红光满面，精神比他们年轻人好几倍呢。

也有不顺的时候。两年时间不到，书屋竟被小偷光顾三回。前两次，小偷趁父亲去电影院解手的空档，把玻璃柜子中的零散借书押金全部盗走。父亲笑笑，权当是小孩儿家干的，说就当他们拿去买糖吃了。第三次，就绝对不是小孩子的行为，盗贼奈何不了夜晚紧闭的拉闸门，在月黑风高时

用铁锤把还算牢靠的椽子后墙砸出个大洞，钻了进去。原本想狠狠捞上一把，可书屋内除了书就是纸，盗贼费力不讨好，竟恶毒地在屋内拉屎拉尿。父亲看了现场，苦笑，对胡站长说，租书一本，一天才收五分钱租金。这穷书屋，哪里是发财之地呢。真的是为难了偷儿贼。胡站长说，你这书屋，看来还得加固。钱不够，站里出。

至于胡站长出了多少加固钱，父亲没说，镇上也无人传说，我们在工作，更无从知晓。三年过后，胡站长调去县里，走了。父亲的书屋从此再无领导光顾。又过三年，父亲思我心切，把书屋交给技校毕业的小弟经营，带着母亲来到重庆我的家，小住一段时间，却连做梦都是在他的书屋里进进出出。城市生活对于做了一辈子瓦匠的父亲来说，有太多太多的不习惯，父亲只得放弃了在重庆养老的打算，回去继续续写他的“书屋梦”。可谁知，父亲回家不到半年，在那个寒冷刺骨的正月，突然从书屋奔跑着回到家中，一下子瘫倒在母亲怀里，连半句遗言也没能留下……

又过半年，父亲的书屋被小弟转让他人。一年以后，连父亲亲手砌就的居家房屋也被转卖。空留下父亲的坟茔，孤零零呆在镇外南门荒山野岭，凄楚地守望着他的故园。

在这个惯常的父亲节，我思念起伟大而平凡的父亲，思念他的晚年生活，更思念实现他“做读书人干文化事”梦想的那一间简陋的书屋……

（原载武汉《芳草潮》2014年第三期“纪实与散文”）

母亲的心愿

秋雨越下越大，笼罩在烟雨迷蒙之中的天安门广场，凉意渐升，让薄衣单衫的旅人抱紧双臂缩起了脖子。守护国旗的武警战士身披雨衣站岗执勤，任凭风雨侵袭，身板依旧挺得笔直，如尊尊雕像……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妻的携扶下，撑着雨伞站在警戒线外，安静地看这些威武的士兵，看远处的天安门城楼，看雨幕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此时，母亲的松紧布鞋早已灌满了雨水，裤脚也湿了大半，但这丝毫不影响老人逛广场的心情。临出旅店时，见天有雨，我还打算放弃。年近古稀的母亲执拗地说，大老远地来趟北京不容易，淋这点雨，算得了么事？年轻时候在暴雨天里跟着生产队队长抢收抢种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无论如何，你们得带我去天安门，我要去看毛主席。

母亲与妻，是趁我借调北京某部委工作的机会来探亲的。我与妻在电话中商量，母亲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未到过首都呢。妻就调了公休假，带母亲乘动车来到北京。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母亲顾不上疲劳，执意让我们带她去天安门看夜景，却遇上天安门城墙正在维修。巨大的装修脚手架外罩上了厚厚的防护网，仅能远远地看一看楼顶、毛泽东画像和金水桥前的华表。母亲有小小失望，直叹运气不好。

30多年前，家乡的建筑队在国家纺织部做建筑。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的父亲，随工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北京“旅游”，却因人生地不熟，分不清东西南北，只得小住在南河沿一带建筑队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母亲对我们说，那时候毛主席刚刚去世，“四人帮”才揪出来，国家